

鲁迅

■ 迟
蕊 / 著

杂文诗性品格研究

杂文是鲁迅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是其浓烈的诗性精神、丰沛的诗性情感，发达的诗性思维以及老辣的诗性语言共同酿造的诗性结晶。这种包蕴于「匕首投枪」外貌之下的独特品格，是鲁迅杂文的独创，其非凡的价值在于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杂文的品质，使其突破了古文的藩篱，完成了现代性的质变。



吉林人民出版社

鲁迅杂文诗性品格研究

迟蕊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摘要	1
引言	5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5
第二节 相关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6
第三节 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31
第四节 本书的主要方法、思路和内容	34
第一章 鲁迅杂文的诗性精神	43
第一节 独立不倚	47
一、“任个人而排众数”	49
二、“从来如此，便对么”	56
三、“我以为的”道理	59
第二节 大爱无伪	62
一、“我便是唯一的光”	63
二、“真的神往的心”	68
第三节 天马行空	74

一、恣意博大	75
二、自由无碍	81
第二章 鲁迅杂文的诗性创造	85
第一节 鲁迅杂文的诗性情感	87
一、何为“诗性情感”	91
二、“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	98
三、创伤·忧患·孤愤	100
第二节 鲁迅杂文的诗性思维	108
一、何为“诗性思维”	108
二、鲁迅杂文中的“意象思维”	111
三、鲁迅杂文中的“想象思维”	126
第三节 鲁迅杂文的诗性语言	139
一、何为“诗性语言”	139
二、语言体验的回归	150
三、凝练·隽永·老辣	154
第三章 鲁迅杂文的诗性渊源	171
第一节 气质禀赋·杂学修养·丰富阅历	171
一、先生本色是诗人	171
二、百科全书式的杂家	173
三、创伤与磨砺	174
第二节 植根于诗性的文化土壤	175
一、中国诗性传统思维	176

二、汉语的诗性传统·····	178
第三节 诗性精神的相遇·····	180
一、屈原的爱国主义和个性主义·····	181
二、庄子的瑰丽文采和自由精神·····	186
三、嵇康的长于辩难和刚烈不阿·····	189
四、尼采的独立个性和破坏精神·····	193
 第四章 鲁迅杂文的诗性价值·····	 197
第一节 杂文艺术品格的提升·····	205
一、广泛取材·深度开掘·····	205
二、象理融合·多元讽刺·····	207
第二节 精神品质的提升·····	208
一、个性·批判·抗争·····	210
二、共感·平等·人道·····	213
 结论·····	 219
 注释·····	 224
 参考文献·····	 247
 研读与普及	
论鲁迅杂文的诗性品格·····	254
鲁迅杂文语言之老辣·····	266

论鲁迅杂文的意象生成·····	280
追梦“女娲的嫡派”	
——关于新世纪鲁迅杂文研究现状的思考·····	288
鲁迅与中国作家关系的全面爬梳	
——评王吉鹏、李丹主编《鲁迅与中国作家关系研究》·····	301
鲁迅对果戈里讽刺艺术的借鉴新探·····	307
“汉子”形象：余华小说的一个创造·····	317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考·····	328
执著于“国民性改造”的两位现代文学大师	
——老舍与鲁迅创作之比较·····	336
经典阅读能力培养	
——以鲁迅作品精读选修课教学为例·····	346
后记·····	355



摘 要

本书认为，杂文是鲁迅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是其浓烈的诗性精神、丰沛的诗性情感，发达的诗性思维以及老辣的诗性语言共同酿造的诗性结晶。这种包蕴于“匕首投枪”外貌之下的独特品格，是鲁迅杂文的独创，其非凡的价值在于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杂文的品质，使其突破了古文的藩篱，完成了现代性的质变。

这里所谓的“诗性”，具深浅两层涵义，浅层指诗歌的特性，如抒情性、形象性、音乐性等；深层则指文章之灵魂，是文本的精神底蕴，一种具有诗化哲学意味的整体气氛。因此，“鲁迅杂文的诗性品格”，则非指鲁迅杂文中那些偏于抒情类的杂感，由于诗歌艺术的渗透而形成的某些诗性外形特征，而是指鲁迅的全部杂文在整体上所具有的，一种由他的诗性精神、诗性情感、诗性思维和诗性语言共同熔铸而成的内在的诗性品质，它将鲁迅的杂文创作推至诗性的境界。

第一章阐释了鲁迅杂文的诗性精神。所谓“诗性精神”可以解释为作家内心世界中那些具有“诗性”的主体精神，它不仅仅指的是创作主体的“抒情情感的精神”，还应包括那些具有诗性特

质的人格意志、个性气质、创造能力，比如纯真、大爱、独立、自由等等。鲁迅杂文的诗性精神主要体现为三方面，即人格的独立不倚、心灵的大爱无伪和艺术个性的天马行空。他一贯所倡扬的“个人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立人”思想，与他始于怀疑，而不止于信仰和“自我生命体验式”的思想方法，均呈现出“独立不倚”的诗性精神。鲁迅的“爱”是一种充满了神圣感和使命感，充满了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的人间大爱。他的“诚”，不仅表现为真实，坦率，无伪，更重要则是表现为爱憎分明，敢爱敢恨，不折不扣，绝少温吞等等这些特质。至于他那“天马行空”的创造力，从表象上来看体现为“恣意”和“博大”，而从就本质上来看则是其“自由”心灵的外现。

第二章探讨了鲁迅杂文的诗性创造。本章从诗性情感、诗性思维和诗性语言这三方面详尽论述了鲁迅杂文的诗性创造。诗性情感与诗性思维，是鲁迅杂文“诗性品格”形成的最重要的两大基元。鲁迅杂文的“诗性情感”，乃是一种富有激情的，积郁着创伤情结、忧患情结和孤愤情结的，以爱为中心的交错缠绕的十分繁复的情感系统，一种审美化的高洁、真挚、深刻且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情感。其诗性思维，则主要体现为意象思维和想象思维。意象思维不仅使他的文章达到了一般论文所具有的揭示事物本质的高度，而且还使其具有超越于那些政论文章的形象性、深刻性和韵味性；想象思维则充分地调动了他的知识储备和阅历学养，将古今中外与眼前事物联系起来，大大增强了说理的效果。鲁迅杂文的“诗性语言”，不仅表现为言简意深，具有隐喻性、暗示性、画意性、音乐性和陌生化，而且因体现着鲁迅的自由、诗意的生命状态和天马行

空的创造精神，而呈现出超强的表现力和独异的个性，其基本风格可概括为：“老辣”，即“老到”，“辛辣”。

第三章论述了鲁迅杂文的诗性渊源。与“诗性品格”密切相关的成因有三：1. 鲁迅沉郁的诗性气质、深厚的杂学修养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2. 植根于中国诗性的传统文化土壤。不仅鲁迅杂文的思维方式中所运用的融和着诗性情感的诗性思维体现了中国的这种诗性的传统思维，而且他那言简意深，凝练隽永、具有音乐性、画意性的极富表现力的诗性语言，从根本上说同样都得力于它的载体即蕴藏着诗性特征的汉字。3. 与屈原、庄子、嵇康和尼采等人的“精神相遇”。鲁迅在借鉴和吸收艺术营养的过程，与中国作家之间并非是被动或主动的关系，而是一种“精神相遇”的关系。与其说是那些作家及其作品影响了鲁迅，不如说是鲁迅在与那些和自己个性志趣相投的作家的深刻共鸣中，激活和强化了自己许多潜在的精神力量和诗意情怀。比如，就鲁迅杂文所显示出的独立不倚、大爱无伪、天马行空的诗性精神而言，就是在与中外很多作家的“精神相遇”中得到确认、丰富和升华的。其中，屈原的爱国主义和个性主义，庄子的瑰丽文采和自由精神，嵇康的长于辩难和刚烈不阿，以及尼采的独立个性和破坏精神与鲁迅的“精神相遇”最具代表性。

第四章论析了鲁迅杂文的诗性价值。鲁迅的诗性杂文突破了古文传统的藩篱，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杂文艺术品位，而且扩大了它的精神格局，使其具有了“天马行空”的大精神，而成为现代知识分子通过传媒彰显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一种渠道。1. “杂文”概念七要点：1) 古已有之；2) 以知识分子为创作主体；3)

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旨归；4) 以现代传媒为物质基础；5) 与中国人特有的思维习惯相契合；6) 以独立意志、自由思想和批判意识为内在精神；7) 以幽默讽刺为审美基调。2. 鲁迅的诗性杂文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杂文的艺术品质。它取材于更为具体的现实生活，开掘得更更有深度，形象与议论可谓水乳交融，讽刺效果更加完美，往往富有多重意味，张力十足；2. 鲁迅的诗性杂文使中国杂文在精神品质上冲破古文传统的藩篱，脱胎换骨，实现了现代性的完型。鲁迅杂文所具有的“独立不倚”的诗性精神，远远超越了古人所崇尚的“个人主义”，使得中国杂文完全克服了内在的危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反抗的现代精神；鲁迅杂文所具有的“大爱无伪”的诗性精神，远远超越了古人所崇信的“仁者爱人”的境界，使得中国杂文不再只是文人用以忧国忧民，抒怀把玩的工具，而变成了作家是与大众一起直面人生，充满人间情怀的小品文。3 “诗性”杂感是鲁迅杂文的独创，这种独特的诗性品格大大增强了杂文用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批判力度。

总之，鲁迅杂文是其强烈诗性精神、浓郁的诗性情感、发达的诗性思维以及老辣的诗性语言共同酿造的诗性结晶。“诗性品格”是鲁迅杂文最重要的艺术本质之所在。

关键词：鲁迅 杂文 诗性 品格



引 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鲁迅的杂文已构成了一道独异的风景。它虽为一种报刊体文章，主要用于社会与文化批评，却有着非凡的文学价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在那嬉笑怒骂的文字里，不仅有着对于种种时弊的思考与批判，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味与解剖，更有着驳杂深邃的思想和狷介不羁的傲骨，涌动着甘为平民大众战叫的暖暖情怀。时至今日，鲁迅杂文仍不失为文学经典，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关于它的思想性、战斗性和艺术性的探讨，依然是鲁迅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其挖掘之深，阐释之丰，蔚为大观，令人欣喜。然而，在众多话题中，有关其艺术品质方面的探究，却有待深入。鉴于此，本文愿做这方面的努力，以求从“诗性品格”的视角，来探索鲁迅的杂文的价值。

在鲁迅的杂文创作中，偏于抒情类的杂感为数不少，由于诗歌元素（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显明，历来为人所称道，被赞为“独特形式的诗”^{〔1〕}。然而，细寻起来，无论是它的抒情性、形象性，还是音乐性、节奏性等等这些以往被大量阐释过的艺术特

质，其实只是道出了鲁迅杂文的浅层诗性，还未论及到它的深层诗性，即鲁迅杂文内在的“诗性品格”。

那么，何为“诗性品格”？这须从“诗性”这个概念谈起。所谓“口闭则诗在，口开则诗亡”，“诗性”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带有某种神秘性，因而这个概念极难界定。虽然通常而言，“诗性”可被狭义地解释为“诗歌的特性”，或被广义地理解为“与逻辑性相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2]，但不难发现在这样的定义中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并非所有的诗歌都具有诗性；二“诗性”不仅仅表现为艺术性与审美性，还具有内在的精神性），均未阐释清楚“诗性”的真正内涵，也都不过是一种权宜的做法。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应如何界定“诗性”这个概念仍有待讨论和阐发。

然而，诗性虽然万分玄妙，但它的存在却是历来被普遍认同的，可以理解为一个无清晰界限的客观范畴。不难体会，不仅被称为分行的语言艺术中有诗，其实一切体裁的文学中皆有诗。譬如，卢梭的《忏悔录》不是以诗的形式创作的，但书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对自我灵魂真率而深刻的解剖，其精神所达到的深度及其所包含的节奏，无疑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一曲讴歌人性的最激荡的诗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但在其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精湛的人物刻画背后，却分明彰显出一种史诗的气度；又如，司马迁的《史记》虽为历史散文集，却堪称“无韵之《离骚》”^[3]；沈从文的《边城》虽为小说，但在那恬静优美的讲述中，却充满了自然淳净的诗意；曹禺的《雷雨》《日出》虽是戏剧，但它那写实与写意相融合的笔法，却完全达到了

诗化的境界。可见，“诗性”并非诗歌所专有，它可存在于任何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只不过，“诗性”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一种至高的理想境界，而非一般作品所能及。事实上，文学作品并非都具有诗性，唯有那些具备了“诗性”特质的纯熟之作方可入境，恰如周汝昌评价张中行散文时所说的“诗，不仅仅是五言七言，平平仄仄。它有独特的质素和性能。文境之高未有不是诗者”^{【4】}。那么，什么才是构成“诗性”的独特质素和性能呢？

翻阅古往今来的中外文论会发现，在论及“诗性”时，大多首先都是将抒情性视作诗性的本质特征。比如，中国古代很早就发现，诗的发生就是出于抒情的需要，《毛诗序》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5】}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写到“神用像通，情变所孕”；“惜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造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6】}等等。西方人也同样出现了很多类似的阐述，比如，苏格拉底认为美丽的诗歌是由那些完全沉浸在神圣的激情中时产生的；华兹华斯说“诗歌是强烈的自发流溢”；拜伦说“诗歌应该是阐释情感的”等等。可见，人们在抒情性之于诗歌的本质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此外，形象性（或意象性）和节奏性，也通常被看成是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的很多哲学家就特别强调过诗歌的节奏和模拟特征，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诗歌的职能就是“通过意象来进行模仿的”；艾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将诗歌定义为“一种具有节律

的、想象性的语言”；弗雷德里克·霍夫曼说“完美的节奏是诗歌的重要因素，它必须伴随着诗意的想象”^[7]。同样，中国的典籍中亦有很多类似的阐说，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6]；胡应麟在《诗薮·内篇》中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8]等等。可见，抒情性、形象性（或意象性）、节奏性都是文学作品的“诗性”的体现。那么，能否因此便将这三大特征作为“诗性”构成的内涵呢？

尚不能。不难看到，的确有很多诗虽然是诗，比如那些专事于点缀升平，附庸风雅，无病呻吟之流的诗作，也同样均有抒情性、形象性和节奏性，但由于其抒情主体人格模糊、意象趣味媚俗，语言平庸寡味，因而无论就精神格调来说，还是就语感趣味而言，都无法令人吟后从心底起兴，所以从本质上却与“诗性”无缘，不过是一类徒有诗形的诗而已。这便说明，“诗性”的内涵其实远不止于抒情性、意象性和节奏性这三个特征，还有着更为丰富蕴藉的深层内涵，即一种超拔的精神品格和独异的审美风貌。同时，“诗性”也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一种超越了诗歌，乃至文学的疆界，通往一切艺术的文化现象，正如约翰·穆勒所说的“诗”这个概念意指“诗性文化”的灵魂，在艺术实践中，“它既可以存在于韵文中，又存于所谓散文中，它甚至不需要以词汇作工具，就能通过所谓的音乐之声的其他听觉符号表达出来，甚至能通过在雕塑、绘画和建筑中发挥语言作用的视觉符号表达出来”^[9]。可见，大凡艺术，均有诗性的流韵，它既是艺术特有的品性，也是艺术作品美感的重要源泉。甚至可以说，“一切艺术的背后都是诗”^[10]，“一切

艺术的本质是诗”^{【11】}。

不仅如此，20 世纪而后，人们还逐渐发现，其实除了一切艺术内蕴着的诗的性质，人类的语言也同样“深藏着诗的性质，即独特的、有机的、整体的，深含着情感价值；从言说者角度说，每次言说都是独特的，把不存在的欲念转化成为现实化的；从结构上说，对称、有机转换的表层和深层的原则；音位的有限性和组合的无限性的完美统一。这些都类似诗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特征。”有人甚至认为，不仅艺术语言中存在着诗性，科学语言中亦存在着诗性。“科学语言作为对世界性质特点的概括提炼以及建构，从创制的动机方面说，简洁而有力地表述世界的性质；从建构方面说，优美、符合形式感的原则；从科学家的语言追求方面说，充分的自由性和最大限度的必然性融密无间。或者从科学语言转化为日常语言的角度说，科学语言也是‘诗的’，科学语言的建构也充满诗性智慧。”^{【12】}

如此以来，“诗性”现象突然间仿佛变得无处不在，成了一个学术界争相探讨的重要话题。以至后来，人们对“诗性”的探讨，已完全上升到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盘诘。“诗性”所蕴含的形而上的意义，终于被学者们渐渐地意识到和挖掘出来了。可以说，自 18 世纪以来各种对其学理性的阐释，可谓是层出不穷，不厌其烦。其中，以 1725 年维柯出版的《新科学》一书最为有名。在这部书中，“诗性”虽然只是被界定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以特指原始人类在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等方面的特性，而非专门探讨“诗性”内涵，但在他的学说中却显然已经论及到了“诗性”与生命及精神之间的有机联系。而当 20 世纪诗化哲学

崛起时，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才对“诗性”问题做出了实质性的回答。如海氏就干脆将“诗性”视为与存在、真理、人性、艺术、语言这五个概念有着十分密切关联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首先，存在是世界的本源，存在的敞开则是真理；其次，存在自身即存在诗意，艺术是存在自身的显露，真理的发生属于艺术作品的本性；艺术的本质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再次，人性的完整塑造和实现，便是达到“诗意地栖居”，即一种诗性与人性的完整结合的生命最佳状态。最后，唯有诗人才能达此境界，语言是自我实现的最佳手段，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这便启示我们，原来“诗性”，不仅仅是诗形，诗情，诗韵这些浅层质素，更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的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以及性灵的彰显”。说到底，诗性乃是从人性中生成而来的，一种与人的理想的生命状态、人的美好的精神追求相契合的本质存在。而人的理想的生命状态和美好的精神追求，也无一不是诗化的，比如纯真、仁爱、独立、自由、创造等等。也就是说，“诗性”，其实是人的一种精神充盈、沉酣的生命体验，一种自我实现的审美的存在。它给人以“一种高尚的，雅致的，智慧的，灵动的，极容易深入人的灵魂深处，内心深处的感悟状态，精光四射，魅力无穷的感觉”^[13]。如同庄子所追求的“逍遥”，孔子所提倡的“仁境”，耶稣所顶礼的“仁爱”，佛家所修炼的“禅境”，王阳明所倡导的“狂者胸次”，以及海德格尔所信奉的“诗意的栖居”等等，其实乃殊途同归，本质上无一不是指向诗性，指向真、善、美，指向自由、独立、澄明的精神世界。可见，诗性是人类理想中共同的一笔精神财富，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存在。不但“凡人之心，无不有

诗”，诗性与人的心理和生理还存在着深层的互动效应。鲁迅曾这样分析到 “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之为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14】}可见，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诗性还构成了欣赏者与艺术之间能够产生共鸣的最重要的基础。这样，对于艺术创作而言，当一件艺术作品具有了这种 “诗性” 底蕴，与人类所向往的纯真、仁爱、独立、自由的精神境界和生命状态相契合，那么无疑它也便达到了一种诗性的境界。

综上可见，如果套用宋代诗人梅圣俞所说，“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意含蓄，方入诗格”^{【15】}，“诗性” 具有为深浅两层涵义。浅层指艺术作品的抒情性、形象性、节奏性；深层则指 “诗性” 的深层内涵指的是艺术之魂，是作品的精神底蕴，一种含有诗化哲学意味的整体气氛。一切艺术创作，唯有具有了这种深层的诗性，方能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那里不仅是美的呈现，更是真理的显现，诗化人性的实现。可见，对于艺术来说，其最佳的状态就是达到诗性的境界。而对于文学来讲，其最高境界亦是诗性的境界。在这里，作家通过诗性语言，不仅传达着 “诗人之思”，更重要的是完成了一个自我人性的显现、敞开、领悟、实现的生命体验过程，达到了一种归复本真，反抗异化，自由创造的巅峰状态。于是，创作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产品，而变成了作家内在生命力的一次不可抑止的喷涌，变成了作家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一种诗性的创造过程。而作家们倾注于这种诗性